

名流风情逸传

悍将



左宗棠



投笔从戎
守故土收失地
驰骋疆场
马革裹尸何所惜
一脉豪情贯长虹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夏味 著

• 名流风情逸传

悍将左宗棠

夏 味 著

棠宗左薛野

初 夏：著 书

第 一 次：群融升责

第 二 次：板好升竟

第 三 次：书好种禁

· 封底出区文升内：出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晋八全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悍将左宗棠/夏味著. — 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3.12
(名流风情逸传)

ISBN 7-5387-1836-2

I. 悍… II. 夏… III. 左宗棠(1812~1885)~生平事迹
IV.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226 号

悍将左宗棠

作 者:夏 味

责任编辑:焦 瑛

责任校对:焦 瑛

装帧设计:门乃婷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字 数:2320 千字

印 张:97.125

版 次: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387-1836-2/I·1734

定 价:160.00 元(全八册)

悍将左宗棠

目 录

楔 子 (001)

第1章 牵牛降世 (005)

余夫人 38 岁生下一个肚脐硕大的儿子，当晚，杨老夫人梦见牵牛星从天而降，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，在屋外徘徊良久的左观澜看到产房里一片白光。

第2章 命兮命兮 (020)

几乎每一个见过左宗棠的人都认为他必成大事，不到 10 岁的左宗棠每一言论往往让父兄辈瞠目结舌。游方大夫的一番话让 10 岁的左宗棠不以为然，却把左观澜惊出一身冷汗。

第3章 喜极而悲 (033)

县试、府试连战连捷，左宗棠还没来得及体味其中的欣快，父母双丧立刻把他抛入谷底，除了左宗棠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想到游方大夫的谶语。

第4章 三趁黄槐 (049)

三次进京，三次铩羽而归，左宗棠疑心今生要终老于农桑之间了。

第5章 湘江夜谈 (064)

长沙舟中，林则徐忽然起身指向窗外：“宗棠，那边岳麓山头，两颗将星比翼生辉，莫非足下和我吗！”

第6章 伯乐何用 (095)

左宗棠不乏封疆大吏的赏识，但一纸功名却压得他抬不起头来，夜深人静，纵横笑傲间，他突然发现，耳边几茎斑白的须发……

第7章 一萼丹桂 (120)

差不多一见面，张亮基就把长沙的防务军政全部交给了左宗棠，这实在让他有点受宠若惊。

第8章 幕府戎机 (143)

太平军兵劫江南，谁也没想到，几年之后挥兵横扫江浙皖湘的竟然是个40岁的农夫。

第9章 真神人也 (171)

飞骑接二连三地驰入大营，骆秉章眉头渐解，突然，他起身向端坐一旁的左宗棠长揖一拜：“左兄真神人也！”左宗棠沉默良久，欣然大笑。

第10章 首办船政 (184)

李鸿章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，是他的北洋水师的统领

居然不得不由左宗棠的学生部下担任。

第 11 章 五十督师.....(215)

十年生聚，当左宗棠头顶闽浙两省总督顶戴时，已经是半百之人了。把酒临风，左宗棠第一次老泪纵横。

第 12 章 移督陕甘.....(229)

在所有人都往南跑时，左宗棠逆风而上，挥兵直入陕甘。

第 13 章 海塞之争.....(249)

一个是当朝首辅，一个是封疆大吏，曾文正的两个门生，于公于私，各有心事。

第 14 章 抬梓出征.....(269)

自古以来有四个常胜将军，汉韩信、唐李靖、宋岳飞、大清左宗棠。

第 15 章 西陲永固.....(281)

春风不度玉门关。湘阴老家，周夫人展开家书一看，上面左宗棠赫然写道：“此番自忖断不能生还……”

第 16 章 瞬息京华.....(313)

虽然只有九个月，但对左宗棠而言，耳闻目睹，长了一生的见识。

第 17 章 金陵围治.....(330)

然而，那时的南京却绝非“康乾盛世”时可比了，左宗棠

上任伊始便深深感到了这一点。

第 18 章 有心杀敌,无力回天 (358)

马尼岸边,面对一海残红,左宗棠手指正东,溘然而逝。

尾 声 (371)

楔子

平坦而宽阔的官道上，远远地，有一团黑影在移动。

虽然此时刚入盛夏，还算不得是最热的季节，但每天一过正午，猛烈的太阳光都决不放过肆虐的机会，晒得人浑身燥热，疲倦乏力。路旁稀稀落落地种着些梧桐树，叶子都被烤得蜷缩起来，积年累月飞扬的尘烟给它们蒙上一层厚厚的浮土。间或有几缕热风吹过，它们才懒懒地摇一摇身子。

黑影移近了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一共有五六十人。他们各自三五成群地走，并没有列队行进，但仿佛有一种无形的戒律在其中约束，显得很整齐。不知是因为气候还是因为疲劳，众人都十分安静地往前走着，有的人偶尔轻轻地与身旁的人交谈几句，很快又复归沉默。这些人的衣着齐整严谨，但并不华丽，既不像官宦人家，亦不似山野村夫，他们的衣物已不再光鲜，脸上也都显出疲惫的神色，看上去是经过了长途跋涉。

走在队首的是一位老者。他虽然已年逾古稀，却仍然精神健壮，全身上下自然地散发出一股威严之气。他略略回头扫视了一眼众人，又见大路旁恰巧有几个供行人休憩的小凉亭，便对走在自己身旁的一个年轻人说道：“鸿慧，你叫大家先就近歇息，过一会儿再赶路吧。”

左鸿慧——那个年轻人传下话去，随即跟着老者走进一个凉亭，坐在石凳上。

“七阿公，”他对老者说：“这两个月以来，我们一直往西行进，各位爷叔婶娘虽然口中不说，但看得出来都甚是辛劳了。也不知要走到什么时候，您可要多加注意、保重自己的身子啊！”

被唤作七阿公的人面色凝重，沉吟了一会儿，“想我左氏家族，昔日在江西虽不说是赫赫有名，却也算得上是望族名门，今天竟然沦落到抛家弃业、流落他乡的地步，这难道真的是天意吗？”

“都怪春天那场瘟疫！要不是疾病横行，使族中人畜亡病，无力管务农事，我们就不用如此举族搬迁，爷爷他也不会……”左鸿慧说不下去了。

“你爷爷他当族长的这数十年来，如有天佑，一直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他又从岳州带回来新的谷种和种植方法，使族人家产日渐丰厚。谁能料到晚年竟遇上这种天灾，不仅家族无法维持，连自己都病去了。实在是令人叹惋呀！”

沉默了一阵，左鸿慧又问：“七阿公，鸿慧一直有一事不明，要向您请教，爷爷为什么要让我们往西面搬迁呢？”

“你爷爷留下的遗言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想是因为他年轻时曾经在岳州居住数年，结下了深厚感情；又熟悉这里的情况，认为适合我们家族定居，才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来。”

“是，大哥也曾告诉过我，爷爷多次跟他提起在岳州的生活。但是岳州地域广阔，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何处呢？如今也快要进入岳州境内了，并未曾发现有合适之处。况且，岳州古来就是繁华之地，我们想要容身恐怕也并非易事呀！”

七阿公眉头紧锁，捻须说道：“你所言甚是。但是你大哥沿路都留下继续西行的话，他少年老成，处事精细持重，颇有乃祖遗风，又是未来的族长人选，究竟立足何处，只有等他和我们见了面才能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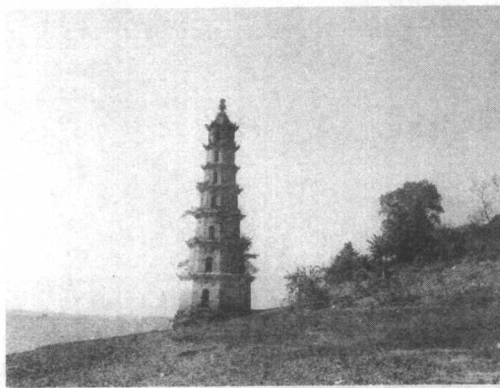


道结果了。不过他比我们先行一步,就这两天也该有消息了。”

两人正说话间,外面传来一阵骚动,“鸿智大哥。”“是鸿智。”热切而紧张的呼唤声此起彼伏。伴随着匆匆忙忙的招呼寒暄,一个浓眉大眼、双目炯炯有神、眉宇之间充满英武之气的青年人大踏步地走进了凉亭。这正是七阿公口中“未来的族长人选”,走在大队之前去寻察搬迁地点的左鸿智。

略事问候,鸿智立刻切入正题:“七阿公,这一路来我专心察看,多方打听。岳州虽好,但人口众多,恐怕难于落脚。据晚辈的观察,有一地最为适宜——湘阴东乡。不知您意下如何?”湘阴是隶属岳州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县城,秦时始置罗县,南朝宋起更名湘阴。它上接岳州洞庭湖区,下连经济文化中心潭州,湘江和资水两条大河在城北交汇,交通便利,四通八达,自然条件优厚,加之民风淳朴,人又不如大城市那样集中拥挤,正适合左氏家族落地生根,繁衍生息。

左鸿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番情况,与七阿公同时转向早已闻讯聚拢来的族人,征求他们的意见。大家各持己见,议论纷纷,最



新世纪的湘阴,古老中涌动着勃勃生机

后都表示听从七阿公和左鸿智的决定。七阿公与鸿智对视了一眼,四目相交,传递了无声的话语。周围的人群安静下来,默默地等待着那个决定家族和自己命运的时刻。

七阿公环视众人,看看一张张熟悉

的面容，想起在江西老家的一幕幕往事，心潮起伏澎湃，难以安定。最后，目光仍然落回到左鸿智坚定的脸上。他沉思良久，终于做出了决定。只见他一捋胡须，两眼发亮，走近鸿智，挽住他的手，一字一顿地说出一句话：“我们去湘阴！”

从此，左氏家族便正式搬迁，世居湘阴东乡。此时还是公元12世纪的南宋。

没有人想到，这一走，以后他们的居住之地会得名左家墩；

也没有人想到，这一走，后人中陆续有人得到朝廷任用，做官理事，光宗耀祖；

更没有人想到，这一走，700年后，就在这湖南湘阴，左氏家族，孕育出了一位大器晚成的人物，大清朝声名显赫的爱国将领，封疆大吏，他就是晚清名臣、官谥“文襄”的左宗棠。

第1章 牵牛降世

余夫人38岁生下一个肚脐硕大的儿子，当晚，杨老夫人梦见牵牛星从天而降，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，在屋外徘徊良久的左观澜看到产房里一片白光。

仲冬，人们常常将之称为“小阳春”。尽管是冬季，却没有严冬的寒意，同时，还少了春天漫空飞扬的粉尘，夏日烈焰炎炎的溽热和入秋延绵不绝的阴雨。因此在这种季节的傍晚，农人们都喜欢走出家门，聚在房前檐下闲话家常，在微风习习、竹叶轻摇和虫鸟呢喃之中发出阵阵谈笑。

左家大屋旁的晒谷坪正是他们的好去处。

自从左氏家族南宋时搬迁到湘阴东乡左家墩以来，经过几百年的变迁，他们非但扎下了根，还由以前破落的家族逐渐发展为湘阴县城中的一个大家。祖上曾经有几位先人中过进士，做了地方官，在那鼎盛时期，左氏家族也曾广置田产、大兴土木，是方圆数百里内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之一。若干年中，那围住左家大屋数十间房舍的一人多高的白粉墙，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；也不知有多少心高气傲的农家子弟站在这墙外暗下决心：一定要潜心治学，奋

发图强,以后也为自己和家人挣下这样一份产业!

可惜时势变幻,左氏家族已久无人踏上仕途,加上接连几次天灾的打击,虽然不算大,却也慢慢地掏空了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底。到左人锦的祖父辈,终于坚持不下去,正式分了家。家族产业早就只是个空架子,分到各支更是寥寥无几;几家人虽然仍旧住在一起,但房屋已各归其主,人也自谋生路,渐渐都疏于往来。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大家族就这样分崩离析,不复存在了……

最靠近晒谷坪的一处房舍中,现在就住着左人锦一家。

1812年11月9日。

清嘉庆十七年壬申十月初六。

晚上七八点钟,天色已经渐渐昏暗,转至浓黑了。高远的天穹之上,大大小小的繁星密布,但大多黯淡无光,只有人们传说中常常提起的那颗牵牛星不时地明明灭灭,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一弯新月悄悄地从竹林子旁边爬上了另一角的天空,散发出淡淡的黄色光芒,给月光下的左家大屋笼罩上一层神秘莫测的气氛。

同往常一样,左家大屋的晒谷坪里又聚起了一堆人。但不知为什么,这天晚上人人都有一种心绪不宁的感觉,分不清从何而来的紧张之感压迫在每个人的心头。有人不自然地扭动着身子,并自我解嘲说:“太闷了,可能要下雨。”可是人人心里都很明白:仲冬时节,湖南很少下雨,况且今夜繁星满天,不像是下雨的样子。终于有人率先抽身离去,众人便都不约而同地站起了身,各自分散开来,准备回家去。

然而还没等大家走远,身后的晒谷坪里忽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声音,与此同时,一阵狂风呼啸而来,将旁边的竹林吹得发了疯似的摆动,连人都站立不稳。惊诧的人们回头一望,不禁呆了:

左家大屋上方,刚才还星月齐辉的天空,突然被一团浓黑的乌

云遮了个严严实实。那突如其来的乌云宛如一块黑墨，端端正正地罩住了左家大屋、晒谷坪和它周围的一小片农田。雨帘从云中倾盆而下，打在屋上、地上噼啪作响。这哪里还是片刻之前的天气？更不可思议的是：大雨虽有铺天盖地之势，却全数落在从前左氏家族的产业范围以内，即使是刚刚跨出晒谷坪的农人，也未曾淋到半滴水珠！

狂风暴雨来得如此突兀和不合情理，令众人不知所措，一时间都如同被钉住了脚根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只见一道曲折的电光迅速地闪过，如天龙骤现，不见首尾，随即传来一阵沉闷的雷声，从西北滚向东南方，最后隐隐地逝去。

过了大约一刻钟，风雨雷电如其初来时一般，又在顷刻间尽数散去，留下被水洗过的大屋和谷坪，分外明净，令人油然而生一种要肃然远之的感觉。呆若木鸡的农人们这才回过些神来。方才的异相使他们心神震慑，顿生惶恐，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，急急忙忙地赶回各自家中。

此刻在左人锦家的东厢房里，有一个人也看到了刚刚这一幕景象，她就是左人锦的妻子杨氏。

杨老夫人已年近八旬。年轻时，她也生在半耕半读的人家，自小耳濡目染，能识得几个字。嫁给左人锦以后，丈夫虽然家贫，却遵循先父左逢圣之遗训，从未放弃过读书习经，始终属意于功名，闲暇时，他也教妻子识文断字，谈古说今。于是，杨夫人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一位才女。夫妻二人都还精明强干，尤其是杨夫人又比丈夫年长三岁，家中大小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对家人又体贴入微，左人锦便将一颗心全放在圣贤书上，由杨夫人一手操持家务。

这天傍晚，杨老夫人也感受到了那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压迫人的力量，一场暴雨下来，她的心情如那浓墨的乌云一般凝重，天有异相，必然有大事发生，吉可使举国共庆，凶可令天地同悲，是吉是

凶，眼下都无法推测，怎不令人忐忑不安呢？

由此她又禁不住联想到自己有孕在身的儿媳。儿媳余氏生第二个孩子左宗植的时候，不小心受了风寒，大病一场，虽然侥幸捡回一条性命，经过几年调养又有所好转，但始终身子虚弱，不比从前。这次怀了第三个孩子以来，她一直被腹中的胎儿闹个不停，深受其苦，尤其如今临近产期，不是痛得大汗淋漓，就是睡得昏昏沉沉。可是细心的杨老夫人却发现，今天她一反常态，午后杨老夫人到儿媳房中去探望，却看到她正在收检东西，而且面色红润，精神奇佳，完全不是平日里那副病恹恹的模样；就在刚才那场暴雨以前，他们用过晚饭，几天以来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，更没有精力做家务的儿媳，还抢着要去洗锅刷碗，众人怕她动了胎气，一致反对，这才仍请来照顾她的秀嫂帮忙。精神回转对产妇来说固然是件好事，但毕竟有些反常，又兼一场暴雨下得奇怪，多思多虑的杨老夫人不免担起心来。

正在她沉思默想之际，突然眼前一黑，一双小手捂住了她的眼睛。

“宗植，不要胡闹！”她装出生气的样子厉声喝道。

来人正是左家的两个小辈：长孙左宗



左宗棠手迹

械，字伯敏，已经虚岁 14，是个小大人了。他生性纤弱内向，不善言辞，但心思细密，做事中规中矩。弟弟左宗植却不一样，他字仲基，上月刚满了 8 岁，平日里吃学行止都与哥哥在一起，但终究还是小孩子心性，总喜欢调皮捣蛋，因此杨老夫人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；可喜这孩子天资聪颖，竟似强于兄长，和宗械在一起跟祖父、父亲读书的时候，虽然年纪小些，得到长辈的称赞却要比哥哥多，深得家人喜爱，也就时常原谅了他的种种顽皮举动。好在左宗械天性宽厚，即使知道家人有时宠着弟弟也不以为意，两人能够相互扶持，手足情深，长辈们都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。

左宗植松开捂住杨老夫人眼睛的手，笑着问道：“奶奶，您在想些什么呀？我和哥哥叫你都没有听见。”

“哦？”杨老夫人也笑了，看来自己刚才太专注了，“奶奶在想你们的母亲。”

“想我们的母亲？想母亲做什么？”左宗植又天真地问道。

“想她会再给你们添一个弟弟还是添一个妹妹呀？！”

“要妹妹做什么？子曰：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我不要妹妹，要弟弟。”左宗植老气横秋地说。

“伯敏，那你呢？”

左宗械面上浮现出一丝羞涩的笑容，回答说：“弟弟妹妹都好，只是要母亲身体康健才最好。”

杨老夫人欣赏地看了长孙一眼，又问两兄弟：“你们去向母亲问安了吗？”

“我们刚刚去看望过母亲。”两人一同笑道。左宗植又补充一句：“奶奶，母亲今天的精神好像格外的强，和我们说了许久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和母亲交谈了。”

一句话无意间又勾起了杨老夫人暂时压制住的愁绪，一下子失了神，半天没有回应孙子的话。左宗植和左宗械不知出了什么

事，两人面面相觑，不敢出声。杨老夫人回过神来，勉强挤出一脸笑容，掩饰地说：“奶奶老了，如今精神甚是不济，天一落黑就想歇息，你们也早些回房去吧。”两个孙儿向奶奶道了别，往外走去。左宗植一走出门外，便向哥哥抱怨：“我还没告诉奶奶刚才下了一场暴雨呢。”左宗棫安慰他说：“你明日再说也是一样，我们还是早些回去安歇吧。”

听着孙儿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渐渐传远，杨老夫人也真的觉得有些困倦，索性宽了衣上床。

然而神思还留在今天的反常之事上，令她无法安睡。不知不觉间，思绪又飞向公爹左逢圣临终之时对她的嘱托：

“……人锦为人刚直，乐善好施，但对家人难免照顾不周，你比他年长几岁，且素来能识大体，端庄娴淑，我对你甚是放心。日后，家中事无巨细，都要靠你全力操持，切不可坏了我们左家读书人的名声。

“……想我左家，自我起三代单传，人丁单薄。如今观澜孩儿年纪尚幼，我想看他成家立业，恐怕是没有机会了。惟愿上天念我祖上行善积德，历来守得清贫，以耕读为本，保佑观澜学有所成，今后能谋得一官半职，光耀门庭。你夫妇二人，要好生课子，不可一味宠溺，不可有一日荒废了诗书礼义……”

当年不到五十的杨氏现在已经成了年近八旬的老妇人，丈夫左人锦与其父一般，一辈子只做了个秀才，再与功名无缘；公爹寄予厚望的独子左观澜也已三十出头，虽然满腹经纶，博古通今，却不知为何总是考场失意，只好教授私塾以糊口。

朦胧之中，杨老夫人突然看到窗外白光一闪，她正觉奇怪，又听见几声低微不清的呼唤，仿佛是在叫她走出去。还没等她想明白，身子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神秘力量控制住了，恍恍惚惚地穿上